

今文周易演義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成列有二。一謂小橫圖。一謂伏羲圓圖。故本義以之類
二字該之。張氏曰。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也。○聖人作
易。於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以成三畫。則生於太陽
少陰之上者。爲乾兌離震。而列於圖之左。生於少陽太
陰之上者。爲巽坎艮坤。而列於圖之右。所謂八卦成列
者也。象在其中者。乾之形體。具於純陽之三奇。坤之形
體。具於純陰之三偶。一奇二偶。則震坎艮之形體也。一

偶二奇則巽離兌之形體也。蓋即其剛柔之純雜而諸卦之象已寓於成列之中。非如一畫二畫之時有畫而无象。有象而未備也。此以三畫時而言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重平聲

八卦既成列矣。由是因已成之卦。各以八卦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於其上。以成六十四卦。所謂因而重之也。至此則六爻具備。而凡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屬。莫不燦然於各卦之中。可以盡一節之變。效天下之動矣。此以六畫而言也。○此一節言卦爻之體。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推通同反。又音吹。

承上言爻象既備。則奇為剛。偶為柔。而卦爻之中。无非

剛柔之所在矣。然剛不一於剛而有柔推之。凡剛皆柔之所推也。柔不一於柔而有剛推之。凡柔皆剛之所推也。夫剛推乎柔。則陽往陰來而陽變爲陰矣。柔推乎剛。則陰往陽來而陰變爲陽矣。此易書致用之由。而聖人因以繫辭者也。即上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命。告也。○卦爻有變。則可以致於用矣。聖人觀其變之消息。當否。而繫彖爻辭以命卦爻之吉凶。所謂繫辭焉而命之也。此雖未及於動而爲占。然辭旣繫。則即其所告人者。而爲當動之爻象。或在本卦之卦。或在此爻彼爻。所以定業而斷疑者。皆不外乎此矣。按啓蒙曰。一爻

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此以變爻爲動也。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此以本卦及之卦之一體爲動也。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此以之卦二不變爻爲動也。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此以之卦不變爻爲動也。以至六爻皆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是其動又在本卦一體矣。何者而有出於聖人繫辭命占之外哉。○此一節言卦爻之用。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動字與上文同。亦謂當動之爻象也。○承上文動
其中而言占之所由著也。蓋聖人因變繫辭。固有所謂
吉凶悔吝矣。然事未來而著未揲。則卦爻不動。而吉凶
悔吝亦隱於辭而莫之見。必待以著問易。然後卦之本
之爻之老少各有所值。而吉凶悔吝因此而著耳。是動
雖寓於辭。而辭實生乎動也。此亦以卦爻而言。其曰吉
凶。特因卦爻而并言之。與總註所言吉凶自不同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趣平

此變字。即上文動字之意。蓋主揲著而言。與上文變在
其中之變不同。通者。不窮之謂。趣與趨同。古字通用。○
又承上文卦爻之動而言。方其始也。卦爻未動。則凡畫

之奇者。体一而實。而稱之爲剛。畫之偶者。體二而虛。而稱之爲柔。隨其所在而不易也。謂之立本者。蓋卦爻剛柔各有定位。故其爲剛者。所以立乎剛之本位也。其爲柔者。所以立乎柔之本位也。雖或相間而不相混矣。及其終也。卦爻方動。則剛變爲柔。而不窮於陽。柔變爲剛。而不窮於陰。非復向之一定者矣。謂之趣時者。蓋剛柔進退各有其時。故陽進之極而窮於九。則時當退。而其變爲陰者。所以趣退之時也。陰退之極而窮於六。則時當進。而其變爲陽者。所以趣進之時也。殆氣數所之而不能違矣。蔡氏曰。剛柔立本。以本卦而言。如乾之六剛。坤之六柔。泰之內剛外柔。復之一剛五柔之類。皆是也。

變通趣時對之卦而言。如春秋傳所載乾之坤師之臨之類皆是也。又曰。剛柔立本者。對待之易。所謂交易也。變通趣時者。流行之易。所謂變易也。○此上四節皆言卦爻。

吉凶者。貞勝者也。

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可見。而吉凶者。常相勝者也。蓋卦爻吉凶。乃人事得失之象。而人事之在天下者。非吉勝凶。則凶勝吉出乎此。必入乎彼。蓋皆出於當然。而古今事變之所同也。上言吉凶悔吝。此獨言吉凶者。悔吝即吉凶之漸。故言吉凶以該之。而凡亨利災眚之屬。亦无不在其中矣。或問凶之勝吉。亦爲貞者何也。蔡氏

曰。天下之理。未嘗无對。故善惡邪正。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類聚群分之下。安得有吉而无凶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觀去聲

此一節申明吉凶貞勝之故。而此二句先舉造化以起下文也。言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正當之理。故天地之道。雖无言說。而造化之理。則有不可掩者。是其所正而常者。觀示是也。日月之道。雖有變遷。而本体之明。終有不可息者。是其所正而常者。明照是也。記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按此數句。發明貞觀之義。盡

矣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音扶下同

此以人事正言之。天下之動性以物感事以情遷。雖有萬變之不齊。然其所正而常者。則一理而已。理一則順之即吉。逆之即凶。勢有不容並立者。此吉凶之所以貞勝也。蓋理本无二。而事之順逆必居一焉。所以爲貞一之道也。若順理則吉。而逆理者亦吉。則二理矣。天下寧有是哉。○此上二節皆言吉凶。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隤音

確。堅確也。隤。壞墜而无作爲也。○此言天地之理以起下文。蓋原卦爻之所由作也。乾天也。性剛確然而健健。

則始物之化。運於无心。而无艱深阻滯之意。是其所以示人者。乃不難之理也。坤地也。性情隤然而順。順則成物之功。皆承乎天。而无作爲煩擾之勞。是其所以示人者。乃不煩之理也。卦爻之立。蓋本於此。故下文遂言之。○本義所謂貞觀者。乃因上文而論其理如此。非以此節爲申貞觀之意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通指三百八十四爻。象。卽卦也。指六十四卦。先言爻者。從便成文。聖筆猶化工。非若後人之拘拘也。二此字。皆指乾坤易簡而言。○此推卦爻法象。以中首節之意。承上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卦爻兼法之。故凡爻。

之奇者。確然其健。所以效乾之易也。偶者。隤然其順。所以效坤之簡也。至於卦象。則先以八卦分陰陽。而諸卦陰陽消息。又各以內卦爲主。故凡內之陽者。陰消陽息。而像乾之易。內之陰者。陰息陽消。而像坤之簡。其相放效。肖似而不可易者如此。則乾坤所示之理。皆自爻象而示之矣。卦爻之體之立。夫豈无所本哉。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現

朱子曰。內外。猶言先後顯微。○此一節。又明易用所由顯。以申第二第三節之意。爻象。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也。揲著求卦之時。雖未著見。然其成文定象之端。則已躍然變動於分揲掛扚之中矣。吉凶。所值卦爻占決之。

辭也。立卦生爻之後，其辭已明。故其吉凶失得之報，莫不顯然著見於著卦既揲之外也。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功業謂用易以成功業也。變以著卦之方動者言。又與上文變通之變不同。聖人指三聖蓋辭者，伏羲之蘊而文王周公之所繫也。○此承上文而覆言之。爻象之動即變也。觀變則趨避以明。而占者勇於有爲之績可見矣。吉凶之見即辭也。玩辭則精蘊以發。而聖人教民趨避之情可見矣。○此上三節復言卦爻以申前意。爻者效此承爻在其中而言也。象者像此承象在其中而言也。又象功業承變在其中而言也。吉凶聖情承動在其

中。及生乎動而言也。卦爻既明。則所謂吉凶者。不必申說。而意已寓於其間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此言天地之造化。以見易理之所在。亦承乾坤而言也。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以此爲天地之大德。蔡氏曰。元亨利通。則生生之心以行。利遂貞正。則生生之心以立。乃天地之大德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

吳氏曰。大寶言大可貴重也。○此以下皆言聖人功業。以明體易之事。位者。君師之位也。有位則有制。作統馭之權。以行天地好生之德。故以爲聖人之大寶也。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吳氏曰。守。謂保有之也。○民者邦之本。故民聚則邦寧。財者民之心。故財散則民聚。知此。則知兵甲財力。不足以守位。法制術數。不可以得民。君人者。宜審所尚。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項氏曰。財者百物之總名。辭。謂命令條教之類。○理財者。崇本節用。以及公私取予之分。莫不各得其條理也。正辭者。反經設教。使邪說橫議不得作也。禁民爲非者。明罰致刑。禁其放僻邪侈之事也。三者所以厚國本。明國是。而正國典。故唯義能之。蓋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制。所以斟酌庶政之宜者也。以此理財。則因利而爲之。

樽節導之而生養遂矣。以此正辭。則因情而爲之。開
教之而倫理明矣。以此禁非。則因惡而爲之防範。治之
而爭奪息矣。苟不以義。則區畫失宜。裁度未當。何以理
之正之禁之哉。○朱氏曰。理財以義。故有九貢九賦九
式之則。正辭以義。故有六德六行六藝之教。禁非以義。
故有五辟五刑五聽之用。聖人繼天立極之政。盡於此
三者矣。○呂氏即呂祖謙也。

右第一章

或問此章之旨。專爲卦爻吉凶而發。然必繼以
造化功業者。何也。蔡氏曰。造化功業。不過天下
之賾與動而已。爻者效之象。者像之。此造化功

業。所以有關於卦爻吉凶也。○蔡氏又曰。上傳首章之末。舉天地易簡之德而繼以聖人之兼體。所以明配合之德。自其體而言之也。下傳首章之末。舉天地生生之德而繼以聖人之功業。所以明參贊之功。自其用而言之也。○本義功業與傳文所指不同。蓋此以聖人言而彼以占者言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包音庖
王去聲

包當作庖。包犧即伏羲也。史稱伏羲養六畜以克庖厨。且以爲犧牲。故曰庖犧象者。日月星辰之屬。法者。南比。

高深之形清濁虛實之分也。此一節詳原易象所由立以爲下文制器所尚之本也。伏羲欲作易卦以前民用故隨陰陽消息之所在而驗之。蓋天象地法各有陰陽而陰陽之中又各互有消息。伏羲俯仰而盡觀之。極其大者而言也。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文謂羽毛之文。天地之宜謂天地之宜於人事者。天時地利是也。○鳥獸之文如柔毛剛鬣希革毛毳之類。天地之宜如春耕秋斂高黍下稻之類。皆陰陽消息之所在也。伏羲觀之驗此而已。此自其散殊而言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人物之生。性情形體。莫非陰陽消息之所在。伏羲隨在而取之。不忽於近。不遺於遠。此又極其細而言之也。然謂之物。則所指者不止鳥獸。而所取者亦不止於文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理之相會合也。類象之相肖似也。蔡氏曰。神明之德不可見。故曰通萬物之情。有可觀。故曰類。○承上文而言。一陰一陽對待之體。所以立也。有消有息。變通之用。所以行也。二端之外。更无他道。伏羲隨在而博取之。則神悟於心者。驗諸化育而愈實。觀變於化者。參之此心而愈真矣。於是始作八卦焉。通神明之德者。卦畫順性命之理。以卦通德而元間也。類萬物之情者。卦象擬物。

宜之形以卦類情而相肖也。蓋伏羲既驗陰陽以作易，則神明之德即其所驗之理，萬物之情即其所驗之迹。是以能通能類而不違也。聖人作易之原，端在於此。上篇所云河圖特於其中取神物之最著者以起數耳。豈爲河圖不出而易遂不作也哉？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而制器者有所尚矣。○王昭素、宋酸聚人，其字史不傳。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出音

罟者，網之總名。凡單言罟者，網在其中，並舉則各有所屬。其在此章，則網所以佃，罟所以漁也。佃，獵也。不云所作者，上屬於包犧也。蓋疑辭蓋取諸離者，言網罟有離。

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下皆放此。○此興鮮食之利也。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伏羲教民緝麻爲繩而結之。以爲網罟焉。繩之大者曰網。所以佃於山林以取禽獸也。繩之小者曰罟。所以漁於川澤以取魚鼈也。此非徒使民知養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耳。取諸離者。網罟之目相承以兩。猶離象爲目。而上下皆離。爲兩目也。物麗於網罟。猶離德爲麗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斲音卓。耨音似。耒音反。

神農繼包犧而王者。以其始興農事。故曰神農作起也。謂起而王天下也。耜耒首也。古者以木。後世始以鐵爲

之耒耜柄也。耨耨也。○此興粒食之利也。是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故神農斲木使銳以爲耜。揉木使曲以爲耒。皆所以起土而爲耕稼之具也。以此教民。則樹藝之法。民咸用之。爲力少而成功多矣。取諸益者。耒耜皆木。猶益之象。震巽皆木也。耒上入而耜下動。猶益之德。上巽入而下震動也。且天下之益莫大於耕耨。則於益之名義。又有合焉。故其所取如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謂當日之中。交易之期會也。市。謂貿易。非五十里爲一市之市也。其五十里爲市之意。在下二句中。天下

各自爲市。則天下之民與貨。无不致且聚矣。○此言交易之利。蒙神農氏而言也。蓋網罟作。則有禽魚。耒耜興。則有菽粟。民食固无不足矣。然人各以其業爲用。則猶未知通貨之利。而不得其所者衆矣。神農教民於日之中。遠近皆至之候。而各爲市場。則雖天下之廣。民不同業。貨不同用。莫不隨其市廛之所在。致而聚之矣。於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則禽魚菽粟。得以相通。而積者有所用。乏者有所取。无不各得其所也。取諸噬嗑者。目明於上。人動於下。猶噬嗑離明於上。震動於下。又市合之音。與噬嗑同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

黃帝有熊氏之君也。以土德王天下。故稱黃帝。變謂世道之變。神化。即通變之妙於無爲者也。謂之使者。民不自知其然。若使之也。○此制衣裳之事。蓋義農之民。徒知生養而淳朴猶存。故雖未有衣裳禮義之制。而天下亦無不治。自是以後。風氣日開。人事浸繁。民亦自厭其故習之陋。而禮義不容於不興矣。是則所謂變也。三聖繼作。因其當變。而興文明之治。以革太朴之俗。則民悅其化之更新。樂其俗之易底。初無因陋慮始之難。而疊疊趨之。亦不自知其勞矣。何倦之有。然其所以通變者。因時順理。而不見其有爲之迹。故其制作順乎民心。通乎

人情爲能使民鼓舞於神化之中而安之以爲宜也民
既宜之則自无所倦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承上文而言三聖通變之事合於易理者如此蓋事
物之理終始相因故當時事衰敝之極而古法不宜於
今是則所謂窮也窮則理勢俱極而天厭於上人玩於
下機之所趨自有不容於襲故者所謂天地之際變之
義也變則可乘其機而通之革其固陋之習振以維新
之化上文所云通其變者是也通則法宜於時而民可
長守垂之萬世而无敝矣此三才自然之理所該甚廣
其在此章則朴陋之極是其窮也旁則必反是其變也

制爲衣裳是其通也。自古及今而其制不易則又非特他事之久而已。夫通變合乎易理則合乎天矣。是以自天祐之而通變宜民之政世爲天下道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垂三聖自垂也。衣上服裳下服皆所制之器也。旣以自垂則必通用於天下矣。○此言三聖通變之實而并及其效也。上古之時草本皮毛以爲服陋亦甚矣。三聖者出垂綃爲衣。雙幅爲裳而垂之以革向日皮毛之服由是禮義之風頓起。鄙陋之習隨變不必更有所作爲而天下自无不治矣。所謂通變宜民而合於易理者其實如此。取諸乾坤者天地變化不過氣機之闡闢非有所

作爲而然。所謂无心而成化者。故與三聖之通變。无爲
一也。蔡氏曰。衣裳之制。旣興。則有拜跪坐立之禮。升降
揖遜之節。父子君臣之倫。男女長幼之別。尊卑等威之
辨。禮義興而風俗美矣。又何勞於有爲而天下始治哉。
愚按史記黃帝始制衣裳。而此兼言堯舜者。蓋衣裳之
制。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也。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剡音琰渙音琰。

剡。剡也。舟。船也。剡。削也。楫。櫓也。不通。指水路之隔絕者。
○此因植物之材。以爲通川之用。蓋聖人因斯民阻於
川澤之不通也。於是剡木使中虛而爲舟。以載物。剡木

使末銳而爲楫以進舟。舟楫之利旣興。則有以濟夫川澤之不通者矣。取諸渙者。渙象以巽木居坎水之上。猶舟楫在川澤之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此因動物之性。以爲通陸之用。上古牛未穿。馬未絡。則負戴之重。奔走之勞。不免人自任之。至此而後有服乘之制也。牛以順爲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牛非不可致遠。於引重爲力而已。馬非不可引重。於致遠爲敏而已。如此。則負戴奔走之勞。皆爲代之。而民受其利矣。取諸隨者。隨合震兌以爲體。故其德下動而上說。牛馬動於下。而人說於上。亦猶

是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平聲柝音託

門城門也柝夜行所擊木也得猶備也讀如孟子何以待之之待暴客寇賊奸宄之類○此衛天下之制民生有欲无禁則爭故其質之下愚者或流於非類而爲暴客又况川塗旣通往來甚易不可无禦之之術也故築其城郭而禦之者重門之堅完時其提撕而警之者擊柝之慎密皆所以備暴客之來而使无可乘之釁也取諸豫者豫之爲卦有豫備之義而重門擊柝乃豫備之事與卦正相類也今按卦名以和樂爲義與此不同此特泛取之爾亦猶大壯以盛爲固也

短杵
音椿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上言禁害以備外。此言興利以養內也。言前此之民。雖知粒食之利矣。然猶未知所以精乎食也。故又斷木使大其本以爲杵。而可以舂。掘地使空其中以爲臼。而可以容。此皆教民脫粟之具。故萬民莫不易粗爲精。而賴之以濟也。所謂脫粟者。非脫穀以爲粟也。乃脫糙以爲白耳。夫白止於下。猶下艮之止。杵動於上。猶上震之動。疑有取於小過之德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弦。絃通弦木也。以絲絃木也。弧。木弓也。○上言利天下之

仁。此言正天下之義。蓋前此之民。雖知禦暴。然猶病於肉搏奮挺之難。故此又有弧矢之制。弦木使中。曲以爲弧。而極其勁。剡木使末銳。以爲矢。而極其直。弧非矢。无以用。矢非弧。无以發。是皆所以爲安。內攘外之用。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取諸睽者。睽有乖異之義。乖異而不我附。故爲弧矢。以畏服之也。○張氏曰。重門險也。曰柝。食也。苟无兵甲。則有險不能守。有粟不得食矣。此弧矢之利。不可後也。○此上五節。亦黃帝堯舜之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

宮。統言民居也。室者。宮中之房舍。蔡氏曰。棟。屋脊。棟也。

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言上。宇雨垂而下。故言下也。○此亦養生之事。上古之時。宮室未興。冬則穴地以居。夏則露野而處。皆有風雨之患。其爲民病甚矣。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棟宇具備。以待風雨。使民免於寒暑之嗟。是以風雨不侵。而居處安固。亦大壯之意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去聲

衣。猶被也。衣之以薪。謂以薪裹尸也。葬。猶厝也。中野。野中。封。土封也。樹。植木也。喪期。謂喪哭之期。此時猶未有服也。○此送死之事。古者葬埋之禮未起。故人死則厚衣以薪而葬之野中。不封土以識之。而後无所知。不植

木以衛之。而神无所倚。至於哭踊之期。亦无定數。唯任情厚薄而已。送死之薄。莫此爲甚。後世聖人爲之棺。以周身而厚且完。爲之槨。以周棺而堅且久。不復仍衣薪之俗。而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夫送死者。人之大事。宜過於厚。聖人之制。與大過卦名。適有合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書。文字也。契。合約也。以治以察。與以濟之以同。皆自其效而言也。○上古之時。民淳事簡。故凡事關於人己者。皆隨其大小。而結繩以記驗之。以此爲治。亦无不可。自後則淳者僞。簡者繁。殆非結繩可治矣。後世聖人制爲

文字而言不能記者。書以記之。立爲合約而事不能信者。契以驗之。則六典庶府皆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契券各有定數。而情僞可辯。是以君子安其職而侵情者无所容。小人輸其情而奸僞者无所隱。莫不以之而治且察也。書契之功如此。取諸夬者。書契既立。則事皆明決。有取於夬之名義也。○此上三節皆謂後世聖人不知其誰作。按史記稱黃帝作官室伏羲造書契禮記云。有虞氏瓦棺而商以前。擲无文。豈皆无所左證而蔡言之歟。然不可考矣。

右第二章

此章自第二條以下。皆言制器尚象之事。而首

一條則言象之所由立也。然所尚者爲類不同。或象。或德。或名。或義。或音。或道。要之不越乎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已。然總謂之象者。卦不外象。而象无不該故也。大抵聖人制器。不過因民用所急。隨其自然之理。而立成器以爲天下利。適與易卦之象相合耳。初非先見離益諸象。而後爲網罟等器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是故二字。承上章尚象而言。○此伏羲之畫也。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易於是乎作矣。然是易也。不過陰陽之純雜。成其形體而已。然其所謂象者。又非陰陽真有

此體質象貌也。不過此理之彷彿。擬其形容而已。象猶淺言之。像則意愈切矣。○本義卦之形。釋象字。理之似釋像字。

象者材也。

此文王之辭也。諸卦之材。所具不一。蓋由德體象變之異。而辭亦因之。故凡材之善者。其辭易。其不善者。其辭險。不過本其材質分。量所及而爲言耳。程傳於體德之類。統稱卦材。蓋本諸此。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此周公之辭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不過愛惡攻取之情。出入動靜之迹而已。爻辭之繫。各因其時位而發。

之。而於人事之變。无所不具。是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承上三節而言。著顯明也。比生意尤重。因悔吝本微而云也。○易之爲書。有卦有辭。則卦以象告。辭以情言。原其失得憂虞之故。而示以趨避改作之方。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矣。易書之作。明此而已。故以是終焉。○本義此字。指上象象爻而言。

右第三章

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辭占。蓋舉全體而言。亦以明象之无所不該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計六子卦畫之數。震坎艮皆出於乾。謂之陽卦。巽離兌皆出於坤。謂之陰卦。然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是陰畫反多於陽也。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兌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是陽畫反多於陰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奇音

承上言陽卦宜多陽。而今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今反多陽者。何也。蓋陽畫一。陰畫二。陽卦以陽為主。其數奇。一陽二陰。合爲五畫。五奇數也。此陽卦所以多陰也。陰

卦以陰爲主。其數偶。一陰二陽。合爲四畫。四。耦數也。此陰卦所以多陽也。凡此皆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爲者。聖人畫卦。豈假絲毫智力於其間哉。○林氏曰。陽卦以一奇爲主。故有二陰。陰卦以一耦爲主。故有二陽。此多陰多陽之故也。愚按此說正大。且與下文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之語相合。使朱子復生。必將改而從之矣。今不敢定。姑附於此。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斷去

德行。包下文君子小人而言。陽。陽卦也。君道也。二者。衆庶之意。陰。陰卦也。民道也。道。即所謂德行也。○卦分陰

陽由於奇耦之形。而卦形所在。實通神明之德。故又以德行言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道焉。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道焉。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象爲一君而二民矣。是爲出命者專。承命者衆。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其道大而公。乃天命之正。人倫之常也。故曰君子之道。陰卦二陽而一陰。則其象爲二君而一民矣。是爲出令者多。從令者寡。土。地未合於一。統黎庶未定於一。人其道小而私。非天命之正。人倫之常也。故曰小人之道。此多陰者。所以爲陽卦。多陽者。所以爲陰卦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慮深思也。天下指事物而言。與論語君子之於天下也。之天下同。歸歸宿也。塗者事物當行之道路。致極致也。慮者人心感應之自然。與何慮之慮小異。自殊塗言。謂之同歸。自百慮言。謂之一致。其實一也。○此下四節。釋咸九四爻義。而此一節。總言之也。言天下事物之往來者。感應而已。然感必有應。理之自然。不待思慮而後來。亦非思慮所能使之來也。蓋以理言之。本同一原。固无異歸。二致之分。特以事物不同。故當行之路有異。而入於人之思慮者。端緒有百耳。夫殊塗百慮。莫不各有感應自然之理。如此。則人亦唯聽其自然而已。何容思慮。

於其間哉。重言以深明之。柴氏曰。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雅韻吹回万

此以下。即造化物理聖學。以明感應之理。即上文所謂殊塗百慮者也。以造化言之。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以相繼。則明生而不匱矣。因寒之往而有暑之來。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以相代。則歲成而不缺矣。蔡氏曰。往則自來。不待思而來也。下皆放此。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信音伸下同

信與伸同。屈信相感。謂屈感信而信又感屈也。利謂功之及物者。○承上文言日月寒暑迭爲往來。方其往也。用非其時而氣數當消。則成功者退。而謂之屈矣。及其來也。各司其時而氣數復盈。則用事者進。而謂之信矣。夫屈感乎信。信感乎屈。相禪之際。循環不窮如此。則日月不息其光。寒暑不匱其運。而照臨生成之利。於是乎生矣。苟非相感。則過而无節。窮而无繼。何以成造化之功哉。此利之所以生於相感也。今按明生歲成利生。皆往來以後之事。蓋因往來而并及之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蠖鳥郭反

尺埤雅作蚘。蠖蜎蜎也。一名步屈。以其步如指尺之伸。

縮故謂之尺蠖。孔氏曰。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蟄藏也。○此以物理言之。尺蠖不屈則步不通而行不得信。龍蛇不蟄則氣不伏而身不可存。其屈其蟄皆非徒然。所以求信而存身耳。是亦不待思而然也。其曰求信者。明不屈則不信。是屈爲信之地。非有心於求信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精如書維精之精明察之意也。義者事物之宜。神即義之微妙者也。○此以下以聖學言之。天下事物各有所宜。而人之處之亦莫不有本然之權度。是則所謂義也。朱子云。處物爲義是也。學者於此而精察之。細微曲折。

无不悉究。以造於妙不容言之地。屈之至也。此窮理之功。若无關於行者。然真見既定。則致用有本。是乃所以爲應接之地耳。舉而措之。尚何待於他求哉。此屈之感信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利宜也。用。卽致用之用德。則精義而有得於心者也。○又言人於事物。泛應曲當。无少窒礙。而身之所處无適不安。循理至此。信之極也。夫躬行熟。則體驗益親。踐履純。則識見愈大。將見理以事融。知以物至。而義之得於心者。日向於高明矣。此又信之感乎屈也。○按君子之學。躬行心得。莫非一理。故其相爲感應如此。以是二者。

循環不窮。是則所謂交養互發者也。張子曰：素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乎外，致養乎內，可謂深得此條之旨矣。○又按此條上四句，本義无解，故正文下四句，合爲一條。今人乃謂卽物以起下文，誤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指精義利用而言。神化者，天地之德也。自存主而言，謂之神，自運用而言，謂之化。其實一理也。德與崇德之德，小異。兼內外而言也。○上言下學之事，此推其極，以至乎上達之妙也。蓋精義利用，交致其力，下學之事盡矣。然猶可知也。自是以上，則義无可精，用无可致，幾非在我，有莫知所以用其力者。所謂化不可爲是也。至於

全體兩在之神。動靜相生之化。皆默契焉。則所存所行。莫非天地之心迹矣。如此者。殆非思勉所及。必其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化其矜持涵養之迹。以至於耳順從心之域。而德无不盛焉。故能以吾之神化契彼之神化。而相與脗合云爾。夫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感應自然之理。其在學者又如此。君子之於天下。豈容思慮於其間哉。馬氏曰。下學上達。本无二致。其始有待於思勉。則曰精義利用。其終无待於思勉。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其理无精粗也。○此上四節皆破交辭。懂懂之意。而无及於朋從爾思云者。蓋兩義相屬。不煩特解。故略之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邪于

林氏曰。天下之事。有非力之所可及。而終必取困者。是非所困也。乃不能審已量力。冒爲之。而卒取困焉。則名辱矣。天下之人。有非已之所當依。而終必致危者。是非所據也。乃不能知時識勢。妄依之。而終召禍焉。則身危矣。名辱身危。喪亡无日。尚能保其所有邪。是唯審已度人。爲可免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

摘釋文辭字義以爲隼乃驚害之禽猶小人心迹之奸也。射禽必以弓矢而弓矢乃射隼之器。猶君子道德之威也。然弓矢不能自用。舉而射之。又在德位兼備之人。蓋指公而言也。三者相須。已見大意。下文乃正言之。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承上文器字而言。君子有哉。難濟世之才。是藏解恃之器於身也。於是伺可爲之機。而出以解之。則其具在我。發无不中。何不利之有哉。自此以至有獲。皆以其理而泛論之。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申上文有利之意。言君子藏器待時。則動皆順利。无

所窒礙故出以解悖而必獲之。苟爲无器則妄動而括
豈有獲之之利乎。爰辭所云正言公以成器而動此其
所以獲之也。此一句乃即爰辭而切釋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
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朱子曰。懲者。懲於前。誠者。戒於後。○小人之情。不恥不
仁。不畏不義。見利則慕而勸。其所勸者。即仁義也。見威
則畏而懲。其所懲者。不仁不義也。唯其畏法如此。是以
懲惡於小。則知誠其大者。而可免於惡極之誅矣。所以
爲小人之福也。初九所云正小懲大誠。小人之福之謂
也。○朱氏曰。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
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聲

善如上文仁義之類積者累小以成大也○積善者成
名之實積惡者殺身之階故善不積則片善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則小過不至於取禍此要其極而言也然所
謂積者自小以至大也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謂
小惡爲无傷而不去則善日消惡日長而不自知矣由
不知成名滅身之自故也故積惡之實不可掩則滅身
之罪不可道此上九之所以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

危亡亂者以事言之。安保有者以心言之。存者國之固
治者政之理。○禍端之萌皆由自恃。故危者必自安其
位而不慮其危之人。亡者必自保其存而不憂其亡之
人。亂者必自有其治而不虞其亂之人。是以至於危亡
與亂而不可救也。舊說皆以危亡亂爲心。安保有爲事。
似於者也。二字不相照應。讀者宜細詳之。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
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承上文而言。君子知此三者。是以雖處位安國存政治
之時。而終不忘警懼之心。則豫備之術。无所不至。是以

身安於位而國家可保。无復危亡與亂之禍也。九五之辭。意蓋如此。有國則有政。故不復言治。而以國家該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知去聲。鮮上聲。勝平聲。德。謂理之得於已者。謀。事以知。任。事以力。皆有爲之才也。及。謂及於禍。○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當。然後安。反是。則位傾。謀敗。而重任必墮。鮮不及於禍矣。鼎。四覆餗之凶。正言才德之薄。知力之小。而不勝其任也。○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况三公乎。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

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也
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神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諂。求媚也。瀆。褻狎也。○天下
之事。莫不有幾。人能知之。則聰明旁達。心思微妙。而極
其神矣。以事言之。君子處人已之間。恭而有禮。和而有
節。隨其所交。而不流於諂瀆之失。是乃所謂知幾者也。
蓋上交貴恭。稍過則諂。下交貴和。稍過則瀆。此其幾之
所在。間不容髮。少有過差。則不得爲知幾矣。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

幾之見指現見之見

動念之發也。微邪寬所謂至纖至細處也。作起也。謂起而趨避也。○此釋幾之義。而并言其知也。蓋方念之未動而吉凶無朕。及其既動而吉凶以彰。皆非幾也。謂之幾者。一念方發之始。則即此一念之善惡。而吉凶之應已兆其端。所謂有無之間。人所難知者也。由君子不諂不瀆而觀之。則其見幾甚明。趨避甚決。早見豫待。豈俟終日而後知哉。○此以上言君子知幾之事。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斷音

斷猶言決然也。識知也。○此即又辭而推知幾之本。蓋

中心雜亂則識見必昏。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而
其德如石之安靜堅確焉。則靜極生明，安而能慮，斷然
可識凡事之幾矣。然則知幾之妙，豈偶然而已哉。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因上文知幾之事而推廣之。蓋是四者，用各有時，即
其當否之間，而吉凶攸判。是則所謂幾也。君子知之，而
微彰柔剛之用，各當其可，則其所知，不特交際一事而
已。如此，則智識超卓，人不能及，顯然萬夫之望矣。替美
之也。蔡氏曰：天下事理，非微則彰，非柔則剛。四者足以
盡之矣。○蔡氏又曰：微服過宋，微罪去魯，知微也。廟朝
便便，知彰也。君鄉恂恂，見惡辟咎，知柔也。卻萊兵誅少

卯墮三都討陳恒知剛也豫之六二唯孔子當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幾平聲復行

顏子即顏回也稱顏氏之子者父兄之辭也○道者至善无雜之理人所難全而唯顏子將近之蓋其念慮之間微有差失則明能察幾不待聲色暴著而即知之及其既知則又以健致決而不使其復見於行事之間皆言改過之勇也復初爻辭即謂此事蓋過方在心其失未遠於此改之所以爲不遠復也復則不妄而將純乎道矣謂之庶幾不亦宜乎先言知者不知則不能改故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縕。氣交也。萬物。飛潛動植皆是。天地之氣虛。萬物之質實。其質之厚而實。乃氣之化而凝者。故曰化醇。男女。兼人物而言。構合也。構。精形交也。萬物。男女所生之人。物也。植物不與焉。致。猶專也。言合二以爲一也。○言天下之事。兩情專一而後成。故天地二者。以氣升降。則萬物得氣之化。而形質凝實矣。男女二者。以精施受。則萬物得形之化。而生育攸遂矣。此皆以兩而成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損一爲二。而情義專一。无所間雜。與天地男女同一義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易音異

動。謂紀綱政事。語。謂命令教戒。求。謂貢賦力役。○此言有恒之益。以起下文。蓋動本諸身。語發於心。求視其所交。莫不各有相因之理。故君子於未爲之先。使其身有順理之裕。無從欲之危。而後動於接應之際。其心有和平之善。無險躁之失。而後達於辭令之間。至其與人也。則又豫養素教。使彼我之間。情義相維。無少乖異。而後取之。脩此三者。則其立心之恒可知矣。故動則民與。語則民應。求則民與。隨施有應。而於益道完備無缺也。然此三者皆自脩之事。非爲求益而爲之。特盡其道而效。

自以類應耳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民猶人也。懼，危迫也。與，易義相反。二不與字，義各不同。項氏謂上爲黨與之與，下爲取與之與，是也。莫之與，通承上三事而言。○此釋爻辭以明无恒之凶也。蓋不安其身則危，危則動逆於理而人不歸順，故无與。不易其心則懼，懼則語必悖道而人不聽信，故无應。以至交不素定，則求无所因，欲取於民而民以爲厲已，不樂輸矣。既无應與，則傷之者至，身家且不可保，况望其有益乎。

此皆所謂立心不恆而莫益或擊者也。故引爻辭以結之。

右第五章

此章與文言之說相似。讀者詳之。胡氏曰。上傳七爻。此十一爻。皆夫子偶因所見而分言之。爾无甚意義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邪于

乾坤奇偶二畫也。易總卦爻而言。門者。物之所從出也。乾坤謂之物者。以其質有可見也。陰陽即乾坤也。合交也。剛柔指諸卦奇偶之畫。蔡氏曰。稱乾坤父母名目也。

稱陰陽。通謂之辭也。稱剛柔。言卦畫之體質也。○此一節言伏羲之畫也。易卦之初。乾坤兩畫而已。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體。皆由此出。是其爲易之門也。以乾坤言之。乾者體一而實。性動而健。位居於左。而數極於九。乃陽物也。坤者體二而虛。性靜而順。位居於右。而數窮於六。乃陰物也。是二物者。雖若各一其德。然其交錯摩盪之間。又各以其德相合。而不滯於一焉。所謂陰陽合德者也。夫陰合於陽。則爲三十有二之陽卦。陽合於陰。則爲三十有二之陰卦。而剛柔純雜之體。无不可見。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撰音

體謂形容之也。撰者造化之迹。雷動風散之類是也。以其有形可擬。故曰體。通謂發越之也。德者陰陽之理。健順動止之類是也。以其有理可推。故曰通。○此承上文而言。蓋天地之撰。神明之德。雖不可見。要之不外乎陰陽之象。性情之德而已。易卦既成。則凡六十四卦之象。莫非化工運用之形容。而其性情。又有以通乎陰陽之理。或顯或微。无所不該也。餘見第二章。或曰。二章言萬物之情。此章言天地之撰。其說不同。何也。曰。彼以象言。此兼事言。實則无大異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邪。越過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慮也。○此以下言文王周公繫辭之事。卦爻之辭所稱不一。或假物象。或言事。變各隨卦爻而雜稱之。疑若越於理矣。然萬物雖多。莫非陰陽之變。聖人因卦爻陰陽之變。而取天萬物陰陽之象。故雖雜出不倫。而實各有定體。无少差謬。所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者也。上古之時。事物簡朴。故其思慮未及乎此。逮世下衰。風漓文盛。事故日繁。則凡情狀之多。皆其思慮所經歷者。而稱名始雜矣。故稽其類。而以爲衰世之意也。○本義獨舉文王。則周公在其中。蓋舉父以該子也。觀上言卦爻可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俟。

音

易通指卦爻及彖象辭而言。前定曰往。陰陽消息。自有天地以來。卽有之。故謂之往。闡明也。○天道已然曰往。陰陽消息之迹是也。象變有以彰之。人事將然曰來。吉凶悔吝之類是也。辭占有以察之。人事至顯。涉於粗迹。易則推其根於理數而微之。天理至幽。人所難見。易則明其寓於事爲而闡之。林氏曰。微顯者。本人事於天理也。闡幽者。發天理於人事也。蓋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也。開而有誤。不敢強解。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斷音去。辨音辨。

名。謂名分。當名者。實稱其名也。○天地之間。名各有當。物以類分。皆不可使亂者。易於尊卑貴賤之名。則因陰

陽上下之分而稱之使名當其實於動植器用之物則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使物從其類至其辭之所告則是非可否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而无偏曲回互之言其占之所決則吉凶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故以判之而无兩可不決之辭凡此八者精粗隱顯俯仰遠近兼括无遺有以周天下之理畢天下之事而无一之不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小。比上文雜義差狹指雜中之小者而言也。○此一節專指辭而言。大凡稱名之小者其取類亦小。唯若易辭則所稱者雖事物之微而皆擬象於陰陽之變故其取

類爲大也

其旨遠其辭文

旨意深遠則辭不能發故有涉於晦滯而不文者易辭本天地鬼神之奧道德性命之微而作其旨固云遠矣然其辭則順理成章會文切理曲暢旁通各有自然之華藻而无鬱塞不彰之病言其不以微妙而難爲辭也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辭去

易之爲辭旁喻曲引所言不一可謂曲矣曲者未必佞中易則一言必寓一理而无牽合附會之病言雖曲而无不中也大小精粗庶事畢舉可謂肆矣肆者未必能隱易則一事必寓一理而有妙道精義之存事雖肆而

理則隱也。○此四段皆抑揚其辭以贊易辭之妙。

○或曰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行去聲。

報猶應也。謂吉凶也。○承上文易辭之妙而要其用如此。蓋先天之易有畫无文。民雖觀象猶有所疑於心而行无由濟矣。辭則示人吉凶以決其心之疑而使亶亶於有爲。是所以濟民之行也。然所謂吉凶者本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以爲失得而明其報耳。此其所以致用而民行无不濟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興中興也。中古。文王時也。作易者指文王也。憂患謂憂

里之事。○易始於伏羲。上古之時也。夏商未造。其道中微。至於中古。始繫彖辭。而精蘊大明。此以其時而言也。考其演易之人。則嘗囚於羑里。而有憂患之心。此以其人而言也。舉文王。則周公在其中矣。蔡氏曰。時至中古。乃世態日新之日。而作易者。又身歷乎憂患之事。故操心危。慮患深。而所以反身脩德者。自无不用其至耳。故今易卦之中。大抵教人反身脩德之事。乃處憂患之道也。詳見下文。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履者禮之體也。脩德非此。則流蕩无主。而德无由立矣。履則嚴其上下親疎之分。而謹其節文儀則之詳。然後

躬行實踐有所憑據而非僻之心无自入焉是猶築室有基而德由此立也謙者禮之本也行禮非此則倨亢自高而禮不虛道矣謙則克其矜已傲物之心守其自卑尊人之節是乃行禮之人所當執持而斯須造次不可去者是猶器之有柄而爲人所持也二者皆踐履之事張子教人以禮而入朱子論禮以辭遜爲本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人能以謙行禮則制外養中而復於善矣故次之以復復者良心復萌之義此雖一偏之善而實百行之樞紐萬善之根柢也克之則其出不窮而位育參贊之端自

此始矣。故以爲德之本如木有根本。而枝葉所由生也。既復於善。又在能固守之。而恒有常久之義。是操守堅固。而不爲私誘之所搖奪者。故德至此而極其堅固也。二者皆存養之事。按本與基。似无大異。然基以行言。義繫乎積。本以心言。義繫乎推。自不同也。

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

裕克張也。○承上言德雖可久。然人欲之私。未必盡去。本然之善。未必盡克。又不可无損益之功也。損者減省之義。在人則省。察克治。以懲窒其忿慾之私也。故欲盡理。還而德以脩。益者增加之義。在人則遷善改過。以克其本然之善也。故曰。新月盛而德以裕。二者脩治之事。

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困德之辯也

辯。自考也。○損益之後。欲盡而理純矣。然非困。无以驗其然也。困者。處困而亨。則即其所守。而可自辯其學之至矣。

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地。如地位之地。所歸宿處也。○德可處困。則有定守而不變矣。故次之以井。井。體有常而不動。猶人德性堅定。內欲不萌。外誘不入。无喪无得也。此與困卦。皆成德之事。德成。則可以應用。故以巽終焉。蓋巽之爲卦。陰伏於陽。有入之義。人之處事。潛心下意。以入於理。則能揆度。

輕重通變從宜以制事變也。按地義與固相近。然固隨所得而言。地舉全體而言。又有安勉之殊。此其所異也。○此一節陳九卦之德。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而轉語辭也。至極也。尊光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同。蓋對謙而言。與上句至字爲一類也。○禮者因人情而節文之。若甚和易而非至矣。然天理民彝之極。有不容以加損者。則又未嘗不至也。謙者自卑自晦之義。若無所謂尊且光矣。然德愈盛則爲萬夫之望。實愈隆則有令聞之昭。是又未始不尊且光也。按此尊字之義與本卦象傳不同。蓋彼以位言。而此以德言也。

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

雜者。事物紛紜之謂。不厭者。自知真切。而去取有定也。
○善端初復。雖曰甚微。然天理人欲。界限自明。終不可
得而混也。德既有常。則雖處雜而定見定力。始終一致。
獨覺其意味之真。而自无厭惡矣。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易音異上聲

作設或本設施爲也。○懲忿窒慾。爲力甚難。程子所謂克己最難
是也。然克治既久。則忿易消。慾易窒。而其爲力。不如始
之難矣。遷善改過。皆爲進長克裕之事。若有待於作爲
者。然遷善則善日長。改過則過日消。不待更有作爲以
求其長也。

困窮而通

剛爲柔撓。身由是其窮也。處險而說。則樂天知命。无入不自得。通乎而通矣。即心亨之謂也。

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稱去

遷猶移也。以此及彼之謂。○井者。中心安定。隨其所得而固守之。其體若甚靜矣。然隨感而應。其用不窮。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是體雖靜而用則動也。巽者。虚心順理。稱物之宜而應接之。其迹若甚露矣。然裁制斟酌。妙於一心。所謂義由中出。有非他人所能窺測者。是用雖顯而體則微也。孟子以義爲外。豈知此理者哉。史氏曰。居其所者。德性有定體之立也。遷者。應變

无窮。用之行也。○此一節贊九德之妙。而抑揚其辭以見之。讀者所宜深察也。○書虞書皋陶謨篇。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皆正言而反應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斷去

以有以也。和如中庸中節之和。○行已非禮。則乖戾而不和。是禮所以和其行。而禮儀威儀皆中其節也。行禮非謙。則倨傲而无本。是謙所以制乎禮。而恭敬辭遜。禮自我行也。即論語遜以出之之意。

復以自知。恒以一德。

善端既復。則已自覺悟。而不爲私欲之所蔽。天理常存。

則終始如一。而不爲事物之所奪。亦書精一之意也。一說知猶主也。謂自有主宰也。亦通。

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韓去

害。謂爲德之害。非禍害也。○懲忿窒慾。則防禦嚴密。而私欲不足以累德。遷善改過。則工夫交致。而德業日進。於无疆。此損益之用也。

困以寡怨。

處困能亨。則安義順命。而无外慕之心。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而少所怨也。不曰无怨。而曰寡怨。亦寬緩不迫之辭耳。

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井體不動。則安而能慮。故處經事而知宜。巽順乎理。則以道爲體。故遭變事而知權。天下之故。盡於此二端矣。○此一節。陳九卦之用。

右第七章

朱子曰。此章三陳九卦。乃聖人偶見九卦有處憂患之道。而於此發之。非謂九卦之外。皆不可以處憂患也。蔡氏曰。九卦之用。无施不可。而孔子獨云處憂患者。何也。蓋當是時。聖道不行。周流天下。屢經憂患。三絕韋編之際。深有得於九卦者。故以己心上體文王之心。而有是論耳。學者潛玩而致行之。則於易深矣。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去

遠離也。○易之爲書。有畫有辭。周於事理。切於民用。乃人所當提議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此一章之大旨。包下文三節而言。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上上辭

孔氏曰。屢。數也。蔡氏曰。位未有爻曰虛。上下猶云升降。典要猶云常則適趨也。○此下一節。即易畫以明不可遠之意。言易之所以不可遠者。以其道之屢遷也。屢遷何如。蓋易之所有。九六而已。是九六者。變遷不定。而流於六位之間。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一上一下。交

易而无常也。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一剛一柔。變易而无定也。是皆不可以常則拘者。唯其變之所趨而已。蓋變在上。則從而上。變在下。則從而下。變而剛。則爲剛。變而柔。則爲柔。凡變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此以畫言。而辭亦隨之矣。林氏曰。上下无常。就兩位言。剛柔相易。就一位言。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出。謂建侯行師。凡事之在外者。入。謂婚媾祭祀。凡事之在內者。度。法則也。外內承上出入而言。外出而內入也。知懼者。必以度也。○此與下節。即易辭以明不可遠之意。蓋辭因變而繫也。承上言。卦爻屢遷。民故悉備。故其

所繫之辭皆言利用出入之事。而其出入也。因時制宜。隨在立法。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使人出而在外。入而在內。皆知有度。而不敢妄爲也。蓋出入之度。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不可違越。故觀於此。而有懼心也。此節文義。本不可曉。俗說相承如此。似亦可通。朱氏以內外體言出入。恐於以度之義不切。讀者詳之。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憂患。謂凶咎之屬。故。則所以致憂患之由也。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承上言易之爲道。不特使人出入知懼而已。又能著明凶咎悔厲之類。以告人。而并言其所以致之之故。故尚辭玩占者。恐懼兢惕。唯恐陷

於憂患之中。而謹言慎行之心。自不能已矣。是以雖无師保以訓戒之。而常若見臨於父母也。蓋聖人作易。吉凶相對。雖並舉以立教。而凶多於吉。尤喫緊以示人。故其警戒如此。○此上二節。皆言具於辭者。亦變之所爲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典常。卽典要也。道。亦卽爲道。屢遷之道。○此望人體易之事。易不可爲典要。固莫測其常理之所在。然聖人旣繫之辭。則理因辭顯。而有可循之度矣。故卒者於此。但由辭以度其理。則見消息盈虛存亡進退。不過此變之順逆。而一卦一爻之間。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也。夫理雖

有定然必有其具其定守之人乃能推而行之苟非其人則此理之在易者終不能自達於事爲之間也是故進退存亡唯聖人不失其正盈虛消息唯君子順而止之正爲此耳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變乎

易包卦爻而言始指初終指上與此則中四爻在其中矣質體也謂全體也○此言卦也蓋有始无終不可謂卦必原其始之所發而要其終之所致則有初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上而卦之全體於此成矣此以後之觀易者言非謂聖人畫卦如此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相雜以爻言不以位言。時即六位時成之時。物指剛柔所謂乾陽物坤陰物者也。○此言爻也。六爻之間陰陽交錯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相雜而不純如此。唯其時物之所爲耳。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故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初无定體之可拘。是爻各得夫全體之一節也。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音本末即始終也。初始也。卒亦終也。吳氏曰。初與終爲對。擬之與卒成之爲對。兩句文法。顛倒相互。○此下兩節詳言六爻之義。言初上二畫均之爲爻。而知之難易。則

有不同。蓋初在卦始爲卦之本。本則義理未彰。象占未露。故難知。上居卦極爲卦之末。末則義理已明。象占已著。故易知。唯難知也。故聖人繫初之辭。亦必擬議其爲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辭。唯易知也。故繫上之辭。不過因初至五之象占。要其終之何如而成之耳。不必更取他義也。此二句。又即繫辭以爲難易之證。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夫皆符

物謂事物。德則事物所以然之理也。○陰陽隳亂之物。爲類不一。雜則博取而錯布之。无所遺漏也。剛柔中正之德。其理甚微。撰則全具而發越之。无不明備也。物理之介。有是有非。辯之者。因物與德之得失。而明辯之不

爽毫髮也。備此三者。唯中爻爲然。蓋卦有中爻。則二體全具。是以雜物。則盡天下之賾。撰德。則盡天下之情。辯是與非。則能盡天下之當否。而无所不備也。謂之備者。初上非不有之。視此未備耳。

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要平聲
知去聲

隱歎聲。因上所云而有感也。要求也。存亡者。天道之消息也。吉凶者。人事之得失也。皆易之所有者。居可知。猶言可坐而致也。思亦要也。此承上三節而言。易有六爻。則存亡吉凶之理。无不備矣。人唯據此六爻以求之。而此理居然可知。言不勞而得也。然此特衆人之事耳。

其在知者不必徧求六爻。但觀彖辭。則諸爻之旨已具於全體之中。而存亡吉凶之理。什已得其六七矣。所思不過半乎。蓋彖舉始終以爲質。知者因略以致詳。故其所得如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功。事功也。善。即譽。懼之謂多。猶言大率也。○此以下論中爻。皆因同辯異之論。而此一節言二四也。蓋二四皆陰。則皆能爲柔順之事業。其功固无不同矣。然位與五有遠近之異。則其善有不同者。是以在二。則名譽彰著。在四。則危厲常存。所謂其善不同者也。又言四多懼之故。以爲由其位近於五。一則有僭逼之嫌。一則有覆餗

之患不但以其柔而已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如字又平聲後章同

柔以位言不以爻言要大要也或讀平聲則要歸之義也亦通後章放此无咎即多譽也○此又言二多譽之故蓋陰柔才弱非附陽不能自立是固不利於遠五而大要乃得无咎者以其用柔得中也蓋唯柔中則張弛合宜不過於柔不失其剛而足以自立此譽之所由致也若徒居近君之地而无柔中之德則亦不能致譽矣史氏曰觀四近君而多懼則二之多譽由於遠君可知矣觀二得中而多譽則四之多懼由於不中亦可知矣聖人之言簡而互見學者宜類推之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勝平聲邪反

貴賤以位言。剛柔以爻言。○此論三五兩爻之義。言三五皆陽。力相等。功无不同。特以位異而有多凶多功之別耳。蓋五君位爲貴。貴則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權。凡臣之善。皆已之善。凡臣之能。皆已之能。故多功。三臣位爲賤。賤則分不得以自遂。勢不得以自成。一作威福。則有害家凶國之患。一不勝任。則有覆餗刑剄之憂。故多凶。此三五之所異也。然要而言之。則三五陽剛之位。乃事任之大者。若以六居之。則委靡不振。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矣。唯

以九居之。則沈毅有斷。君稱其位。臣稱其職。五固多功。三亦可免於凶矣。此則三五之所同也。按此二節。特論其大槩如此。求之卦爻。有不盡然者。讀者不可以彼而廢此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廣謂含蓄大。謂包括統言之也。悉備。謂无所不有。析言之也。此一句。乃一章之綱領。下文皆詳言之。○此一節言易盡具三才之理。以明廣大悉備之義。言易之爲書。彌綸六合。兼總萬有。而无狹小闕失之弊。乃廣大悉備者也。何以言之。蓋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故易之

既作有以該三才之道。以三畫之卦言之。上畫在卦之上。猶天之確然上浮也。中畫在卦之中。猶人之渾然中處也。初畫在卦之下。猶地之隤然下凝也。三才之道。具於小成者如此。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兼猶通也。謂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也。六。謂六畫。○又以大成言之。聖人因八卦而重爲六十四卦。兼此三才之畫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然六畫非有他義。亦卽三才之道耳。蓋五爲陽。上爲陰。卽天道之陰陽成象也。三爲仁。四爲義。卽人道之仁義成德也。初爲剛。二爲柔。卽地道之剛柔成質也。蓋天下

之理不出乎三極之外。故畫雖有多寡。而道則一也。道有變動。故曰爻。

此一節。歷舉易中名物而釋其義。以明廣大悉備之實。蓋因爻畫而言也。六畫具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也。是道也。因畫取義。而各得夫卦之一節。陽也。仁也。剛也。而不一於奇。陰也。義也。柔也。而不一於偶。所謂變動者也。以其有往來交錯之義。故謂之爻。

爻有等。故曰物。

此爻字。指爻位而言。○爻有遠近貴賤之差。而等級分明。猶物有高下大小之殊。而品第不一。故以名之物相雜。故曰文。

初三五之剛與二四上之柔間雜而居其色不一故謂之文文者錯綜經緯華美可觀必相間而後成乃天地自然之實也若一其色則不得爲文矣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當去聲

初三五剛位也以柔居之固爲不當而純乎剛者亦未必其皆當也二四上柔位也以剛居之固爲不當而過於柔者亦未必其皆當也其變參差不齊而其義互有得失則即其得而吉生即其失而凶生矣蔡氏曰文不當則凶而以爲吉者何也蓋卦爻之中有以剛居剛而得者屯初九是也亦有失者大壯初九是也有以柔居柔而得者坤六二是也亦有失者同人六二是也吉凶

之生。豈不信哉。愚按自爻以下。名物不一。要皆三才之散殊。而其目各別耳。易於此類。无不有之。所以爲廣大悉備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邪。反。

文王繫彖。易道復興。是易之興。其時爲殷衰周盛之日。其人爲文王與紂之事也。蓋唯衰世。則人僞滋熾。唯盛德。則易道以傳。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唯文王遭羑里之囚。處憂患而作易。故其辭皆有警戒之意。是其命辭有危意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音

此以彖辭所具人事之理言之。蓋臨事而懼者。謂之危。危則計出萬全而得其平。以其循易之理。而理當平安。是易使之平也。率意妄行者。謂之易。易則事爲苟且。而至於敗。以其悖易之理。而理當傾覆。是易使之傾也。謂之使者。理所當然。若使之也。易之道如此。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物猶事也。○此以功用言之。承上文言危平易傾。乃易之道。然是道甚大。无所不該。而凡平者皆生於危。傾者皆由於易。固无倖致之福。亦无倖免之禍。事物雖多。未

有廢此道者。此其爲甚大也。文王發此於辭。欲何爲哉。蓋其辭之危者。欲人終始一懼以承之。其辭之易者。欲人終始一懼以更之。大要使人獲平安之福。免傾覆之患。而无咎耳。是則易之所以爲大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所論。止於彖辭。而不及爻者。彖爻一理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夫音符。行去。簡與。

乾坤指聖人而言。健順謂性情。德行者。得於心而見於行事也。險阻。謂事變。○此承上章而言。聖人處憂患之

道也得乾道之純者謂之乾其爲人強毅有守而不可
屈撓奮發有常而无所止息乃天下之至健也唯其至
健則明白坦夷初无艱深回互之病而其德行恒易矣
易者忽略若不知險然於憂患之來乃能剛健不陷而
敬以待之此乾之處憂患者然也得坤道之純者謂之
坤其爲人優柔有制而不肯妄動安貞有守而无所拂
逆乃天下之至順也唯其至順則要約徑直初无紛更
煩瑣之病而其德行恒簡矣簡者慎重自能知阻故於
憂患之來爲能圖謀萬全而不敢輕進此坤之處憂患
者然也蓋人之性本有不同聖人隨其性之所近而各
克之以至於極是以雖有乾坤之殊而其能處憂患則

一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說音

此一節推原知險知阻之故。乃乾坤之所同也。蓋方靜時。聖人於事物之理。見之真切。淡洽於心。而无牴牾扞格之思。固足以爲應事之本矣。及其有感。則又即夫所知之理。而更審之。隨事觀理。因時處宜。而不使有毫釐之差。初不謂已已知。而遂漫應之也。○本義所云乾坤之事。蓋指屬陽屬陰而言。非謂乾止說心。坤止研慮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心不說理。故心有所蔽。而於天下之事。或不能知。唯說諸心。則聰明睿知。足以有別。而凡險與不險。阻與不阻。

皆前知之矣。是有以定吉凶也。慮不審理。故志有所怠。而於天下之務。或不能成。唯研諸慮。則參伍錯綜。足以有斷。而於險阻者。避之。非險阻者。趨之。自无所怠矣。是有以成疊疊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

變化。謂天道云言爲動。皆人事也。祚者福之兆。○此一節。原聖人心易之妙。而此兩句。以易理言也。蓋天道之運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而消息以分。人事之常。或發爲言。或見爲事。而得失以判。此其迹之至顯者也。至於吉事之來。必有其兆。在變化。則先見於垂象之間。在云爲。則先動於四體之內。獨言吉事。則凶事可知矣。此其幾。

之至微者也。凡此皆理之所在。而上文說心研慮云者。不過卽此理而會審之爾。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象猶擬也。二事字皆指吉凶而言。器者已然之迹。占。謂決也。來者未然之應。○承上文而言變化云爲一定之理。有迹可象者也。吉象有祥。先見之兆。有幾可占者也。人唯蔽於私欲。是以不知其理。聖人一心萬理。咸備。故其未作易之先。卽理之顯者而象夫事。則有以知吉凶一定之理。卽理之微者而占夫事。則有以知吉凶將然之兆也。蓋象事者。考迹以觀變。執古以御今。故於吉凶之理。一定而不易者。有以默藏於其心。所謂知以藏往。

也。占事者探賸以求隱。因微以知著。故於吉凶之理。將來而未見者。有以先明於其心。所謂神以知來也。聖人元卜筮而知險阻。而一以理如此。豈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哉。此聖人作易之本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與去聲

聖人兼義文周公而言。成能之能。天地之能也。人謀者。謀於人。如書言謀及卿士之類。鬼謀者。謀於神。如書言謀及卜筮。此則專主筮而言也。與能之能。聖人之能也。○上言前知之妙。唯聖者能之。而百姓不能。故聖人憂之。而作易教人卜筮。使其亦得以前知也。言天地設位。而自然之易。運於兩間。則凡健順險阻。吉凶象占之理。

无一之不具矣。此天地之所能而不能以告人者也。聖人先得此理而畫卦繫辭以發其蘊。則象變辭占之所示。莫非天地之能。而其所不能言者。聖人代之言矣。是有以成天地之能也。由是人將有爲。旣周爰咨詢以謀諸人。而其謀之未決者。又必抱蓍問易以謀諸鬼。則雖百姓之愚。亦皆決其所疑。勉其所怠。莫不因易而得與於聖人前知之能矣。言亦有以定吉凶而成蓍。蓍也。必言人謀者。凡事先謀諸人。然後乃可以問易也。此聖人作易之用也。○林氏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故聖人教人。必先人謀。而後鬼謀也。虞書大禹謨篇。先言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後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亦爲此。

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

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而言也。情謂卦爻之情。卽象之所具者。○易之所有。著卦而已。以卦言之。八卦之間。奇偶純雜。而凡天時之消息。人事之得失。莫不顯設於體質之中。其象不同。同於示人而已。此伏羲之易也。至於卦爻之辭。則爻言一節之情。而會通典禮。唯其所之。彖言全體之情。而小大險易。各隨所向。无非示人以情焉。此文王周公之易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剛柔指九六。○承上言象之所告。辭之所言。皆不外乎

吉凶而吉凶之生。又必本於卦位之列。蓋卦爻之中。初三五陽位也。九居之。六亦居之。二四上陰位也。六居之。九亦居之。剛柔間雜。爻位不齊。則即其雜居之間。而時有消長。事有得失。是以吉凶由生。而昭然可見也。象辭所示。豈有外於此哉。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此以著言之也。變動者。陰陽老少之策。在揲扚而未定者也。此乃示人所值之卦爻。而推明其趨避之利。是以利而言也。吉凶者。所值占決之辭。乃變動之已定者也。此則隨卦爻之所向。而發揮其得失之情。是以情而遷也。此與上節皆聖人作易之事。所以成天地之能。而使

百姓與能者也。今按變動所值有利不利而此皆謂之利者何也。蓋其言利者使人趨之固所以利人其言不利者使人避之亦所以利人。是以通謂之利也。又按變動之時尚未有言而此云以利言者以言之理在其中也。首章亦云爻象動乎內而功業見焉。正謂此爾。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惡與

愛惡遠近情偽皆情也。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此以下申言吉凶情遷之故。蓋命辭之法必各本其爻位之情。故六爻之中以愛相攻則和諧而吉以惡相攻則揶揄而凶。而吉凶於是乎生矣。情之相得者反遠則病於

疎不相得者反近則疑於逼故皆有悔吝而悔吝於是平生矣以情相感則爲孚信之交而利以僞相感則爲私邪之合而害而利害於是平生矣項氏曰三者略有淺深相感者情之始交也相取則有事矣相攻則其事極矣利害商略其事宜有利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承上文而合言之謂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爲貴遠而不相得亦未爲害唯相比最近而情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所謂以惡相攻以僞相感不以近相取而凶害悔吝皆由此生矣是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

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也。凡此皆以爻言。而卦亦在其中矣。○項氏曰。錯而總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

叛背也。慙愧也。枝如才之枝。兩岐頭也。○此一節言人之辭以情而遷。以明卦爻之辭亦以情而遷也。將叛匪

理者。其中有歎。故其辭漸作而回互。中心疑惑者。可否未決。故其辭兩岐而不一也。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吉人心不妄動。故言不妄發而辭寡。躁人心多擾亂。故言必輕發而辭多。蓋言本於德。故其類從如此。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游。浮游也。如物在水上。浮游无定也。○誣善之人。謗善爲惡。故其辭不實而浮游。失其守者。无所執持。故其辭屈抑而不伸。人情大約不出此六者矣。

右第十二章

今文周易漢義卷之十一